

## 鲁迅社团活动略史

● 王锡荣

鲁迅的时代是结社的时代。鲁迅一生,与社团有着不解之缘。从早年留学日本时期的浙江同乡会,一直到晚年的左联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社团,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社团中。除了参加社团活动,自己也亲手创建了多个社团,还支持、指导了多个社团,总计不下40个。其中有社会政治社团,有文学社团,也有艺术社团,还有教育类社团,但大多存在时间不长,较长的语丝社、未名社和左联,都是6年不到,最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仅存在半年多就停止活动了。鲁迅对社团的态度,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。初期是被动参与,之后是积极参与,再后是主动创建,后期则更多是从旁指导,到最后跳出“圈子”,左联解散后未再组织或参加任何社团。

当时的社团,大多以刊物为成员活动的中心和纽带,社团活动方式以文字交流为常态,而非必开会。很多同人刊物编辑团队虽然以编辑出版为主要活动,虽然其成员思想理念不尽相同,但因对外显示为一个整体,也被常视为社团。鲁迅参加的部分社团属于这种情况。

鲁迅的社团活动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:

一、早年:从留学日本到归国工作,初步感受社团的能量与其消

散的挫败感

鲁迅踏入社会的时候,中国社会正处在社团蜂起的时代。进入20世纪后,随着各种西方新思潮涌入,国内结社风气渐开,鲁迅耳濡目染,从中感受到新时代、新风气、新思想的冲击。先后参加了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、浙学会、光复会。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“新党”,开始感受到社团的能量,也初步体验了社团消散的挫败感。但对结社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知,结社的意向反而得到了加强。

二、北京时期:参社的能量发挥,组团的意兴增强

民国成立后,鲁迅在北京,初期因受早期社团失败的打击,对社团并不积极。被动接触过共和党但对该党的拉拢未予置理。后来在教育部被动参与了多个与职务相关的社团或组织。在这些社团里,鲁迅基本上是职务行为,属于公务活动,故相对被动。但在既已参加的社团中,也发挥了其能量。五四时期,参加了新青年社,发起语丝社、未名社,帮助莽原社等。

在北京的14年,是鲁迅社团活动的第一个高峰。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公务员,走到了社会的前列,成为社会正义力量的中坚,被誉为“思想界先驱”,社团活动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。

三、南下以后:青年导师的思想光辉

1926年9月鲁迅到南方后,大批青年学生围绕在鲁迅身边,他们热情很高,要办刊物,鲁迅当然是支持的。虽然明知他们还很幼稚,但是鲁迅对学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

爱护心,于是就身不由己地为他们服务。何况广州的革命策源地氛围,也裹挟了他,不能不融入,但还是有警惕、有思考的。

四、上海时期:左翼的旗帜

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,接触了更多的社团。组织朝花社,又一次体验了结社的失败。

进入1930年代,鲁迅与社团的关系进入高潮,接连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左联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些重要组织。

1935年以后,鲁迅基本上不再参与社团活动(对木刻社团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热情,但具体事务不参与。)这可能与他在左联的经历和感受有关。到了1935年,他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。进入1936年,鲁迅已经决计不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了。

(作者系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)

## 翡翠岛,生态岛

● 林春

一道道夕阳余辉仿佛充满魔力的金手指,它指点紫烟缭绕浩渺无垠的长江尾翼——碎银连片,白鹭翩跹,波光粼粼,帆影点点;它指点植被丰茂沼泽湿润的西沙湿地——芦花荡漾,栈道绵长,野鸭嬉戏,江鸥低翔。极目所致的景色,让久居都市的我尽兴领略了未经人工斧凿的崇明岛原生态自然风光。

陪伴游览的本地大佬信不无自豪地说:“侬岛上的北滩,东西长有一百多里,全是芦苇荡,城里的摄影爱好者整天泡在芦苇荡里,情有独钟地架起‘长枪短炮’构思作品。而这芦苇对侬来讲却是创收的好植物。每年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,侬崇明北滩一带的老乡就要去芦苇荡摘芦叶,小贩收购后运往上海等江浙一带的大城市。摘一季芦叶需要一个多月时间,收入总有几千元。像上海人包粽子的芦叶,八九成是侬崇明芦叶。每逢春节前后,侬雇了外地民工收割芦苇,拉到岸边,扛到船上,运到苏北等需要芦苇的地方去。满满一船芦苇卖上几万块钱不在话下。”

古老壮观的北滩芦苇荡历经1300多年风雨沧桑,如今找到了让本地人致富奔小康、让都市客猎奇享休闲的归宿。而巍然矗立于东滩的崇明风力发电场,则昭示了生态岛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。放眼眺望,那一排排乳白色巨型立柱上,三片“针叶”随风旋转,在蓝天白云映衬和遍地绿茵烘托下,像极了曼妙婀娜的白衣少女,随清风起舞,伴波浪吟唱。真是美妙至极!我思忖,这岂止是源源不断给人们送去绿色环保新能源的装置,分明还是线条流畅激发想象富有现代装饰韵味的抽象派精品,现代技术与后现代艺术联姻而诞生的又一个宠儿。当我把这个突发奇想与同行好友燕青和陪伴游览的大佬信分享时,立马引起认同的共鸣,大佬信啧啧称赞:“读书人的心里厢就是比泥腿子多长一个艺术细胞。不瞒侬讲,侬崇明除了风力发电场,还有太阳能发电站。环保专家经过研究,证实了崇明特产甜芦粟可以‘酿’万吨燃料乙醇,展望不久的将来,农作物秸秆也可能取代煤炭……”闻说此言,欣喜不已。崇明岛的开发真正体现了绿色环保理念,和谐悦目的画面随处可见:既有成片的森林,原始的湿地,天然的氧吧,已成为上百种珍稀候鸟的集聚栖息地,又有清洁能源的庇荫,纯净水源的滋润,疏密有致的规划。

哦,国际大都市上海的“后花园”——崇明,你是怡人的翡翠岛、宜居的生态岛、艺术的集聚岛。退休以后在此尽情享受第二人生,肯定是个不错的明智选择哦。



■ 书法

李自勤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陈峨

血脉相连  
爱满人间

徐汇区伤残军人陆志刚印象

文 / 何秋生  
题图、题字 / 黄珈明、相海勇

每个人身体的付出都是有上限和极限的,即使是钢铁也经不住磨损。眼前六十七岁的陆志刚,明显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。

为确保血液质量,更好地救人,身有残疾的陆志刚,多年来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结构。但因其捐赠意愿强烈,尽管超过国家提倡的五十五周岁年龄上限,在签署了自愿承担责任的承诺书后,他还是五次超龄献血。他的老友、凌云街道和平居民区原党支部书记周伟明,红着眼眶心疼地说:“他这条路一旦跨出去,就没有办法回头了……”

事实上,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,他却一次次给自己的身体做减法,付出了巨大代价

陆志刚忘不掉2010年的那次献血。一位身怀双胞胎的白血病孕妇从四川赶到上海动手术。对此,上海红十字会十分重视,广泛征集献血志愿者,最后好不容易召集到了4名愿意捐献血小板的人。就在开始捐献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。就在4名捐献者中,其中两名酒精严重超标(据了解,实际是本人改变主意不想捐

献,故意大量饮酒),孕妇患者已经上了手术台,这可是三条生命啊!一旦血小板供应不上,后果不堪设想……

紧急关头,医生找陆志刚商量:“陆先生,情况危急,您能不能献双份血?”对于捐献血小板的人来说,捐献双份血身体所要付出的能量,实际上是常规献血者的四倍。当时已是56岁的陆志刚按照国家规定的55岁年龄上限,已是“超龄献血者”。更何况献出双份血小板,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。医生没有丝毫隐瞒,把最坏的结果告诉了陆志刚,献与不献,全由本人决定。

一念生一念死的天平此刻就摆在陆志刚和另外三条生命面前。

已经献了十六年血的陆志刚,此时手心里也冒出了冷汗,要知道“蚂蚁也会贪生”,何况是这么一位堂堂八尺身躯的人。可一想到正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和其腹中的两个胎儿,善良的陆志刚,把生的天平再次倾斜到了他人的一端。陆志刚用一对坚毅的眼神,对着医生说:“即使自己保不住命,能用一条命换三条命,值了!”说完,签下自愿书,躺上了病床……

躺在输血床上的陆志刚,一双眼睛带着生命之光,深情地看着自己全身的血液在分离机里来回滚动,经过14遍反复过滤之后,他体内双倍的血小板,此刻就像一条生命之河,正静静地流进了白血病患者体内……

三条生命同时得救了!

完成双倍捐献血小板后的陆志刚,憔悴的脸上充满成就感,嘴角上微微绽开一种胜利者的微笑。他舒缓地合上双眼,静静地呼吸着……或许是他坚强的意志,或许是上苍有意对好人的眷顾,陆志刚挺过了风险还活着,只是觉得浑身无力想静静地躺一会。人们能从他那双深深的眼眸里,看到一种拯救生命后发自内心的自豪……

医生给他体内补充了些营养液,在病床上躺了6个小时后,陆志刚爬起来打车回家了。所有过程,陆志刚都是瞒着妻子孩子的。陆志刚告诉笔者,他平日里最不喜欢闻鸡汤的那个味。可这次回到家,他却主动跟妻子说:“给我买只老母鸡炖炖吧,我身体有些发软……”